

继 《黑冰》 《黑洞》 之后

张成功“黑”字系列封刀之作

黑

张 成 功 / 著

雾

作 家 文 学 社



张成功 / 著

黑

雾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雾/张成功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2.5
ISBN 7-5063-2356-7

I. 黑…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3711 号

黑 雾

作者: 张成功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印刷三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50 千

印张: 15

插页: 4

印数: 001-50000

版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356-7/I·2340

定价: 24.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Stemi 2/0

张成功，1958年生，职业警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报告文学、小说三百万字，影视剧近百集。代表作《苦海中的泅渡》(改编为电影《天国逆子》，在东京国际电影节获两项金奖)、《天府之国魔与道》、《刑警本色》(获中国电视最高奖“金鹰奖”)等。《黑雾》为其“黑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黑冰》、《黑洞》已出版)。

谨以此书

祭奠我的朋友

吴淮生 乔小龙 郑莉

——作者

金钱不会使人疯狂，使人疯狂的是欲望。

——题记

序 章

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九年的最后一天。素有煤都之称的淮海市沉浸在辞旧迎新的欢乐之中。迎新年、迎新世纪，真可谓是双喜临门，大街小巷彩旗飘飘，鞭炮声不绝于耳，煞是热闹。尤其入夜之后，城市的上空绽开五颜六色的焰火，令人目不暇接。端的是绚丽多彩。

淮海大剧院又是别一番景象了。广场上的音乐喷泉在镭射灯的映衬下，变幻着姿态各异的水柱和雾帘，叮咚作响的轻柔乐曲令人醉迷。剧院宽大的玻璃门前，摆满了时令的鲜花，清香弥漫，让人赏心悦目。剧院里座无虚席，舞台上悬挂着上写“喜迎 21 世纪晚会”字样的横幅，市党政军的领导几乎全都到场了，使晚会显得愈加隆重、热烈。

舞台上，市黄梅剧团正在献演观众熟知的传统名剧《天仙配》。有着第一名旦之称的梅玲和有第一小生之誉的朱永配合得丝丝入扣，果然是名不虚传。那优美飘逸的身段，婉转柔曼的唱腔，不时博得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当梅玲唱罢“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朱永便接上了“绿水青山带笑颜”。梅玲这时便依照剧情往朱永的怀里靠，朱永却没按设计好的动作揽她的腰，而是用力箍住了她的脖子。梅玲光张嘴唱不出

声，噎得直翻白眼，情急之下禁不住低声骂：“王八蛋，你干什么？”

台下的观众似乎发现了不对劲，顿时嘘声四起。

朱永一手勾住梅玲的脖子，一手拽脱头上的皂角帽，扯开戏袍的带子，露出腰里的雷管，大叫：“老子今天不活了！我不要什么狗屁 21 世纪！我要项光荣和这小贱人的命！”

台下“轰”地炸了场子。人们你推我搡，拼命往外面挤。出了门的抱头鼠窜，跑了几步又停住，犹豫着想回去看看。剧院门前顿时乱成了一锅粥。门前不畅，场内再挤再推也是徒劳，走不了的观众和那些坐在前排的领导们只好心惊肉跳地看着台上的“活剧”。

市公安局维护剧场秩序的值勤警察迅速往刑警队打了紧急电话。不一会儿，刑警队副队长刘跃进率一帮荷枪实弹的刑警从侧门冲进了剧场。

朱永一看警察来了，劲头更足了，声嘶力竭地狂呼大叫：“把那个勾引别人未婚妻的瓜子大王叫来，不然我炸了这剧院！”

梅玲吓得脸色苍白，浑身直抖，只能斜着白多黑少的眼珠偷觑发疯的朱永。

刘跃进很快便问明了情况：朱永和梅玲既是舞台上的搭档，也是生活中的恋人。没曾想仗着有几个臭钱的瓜子大王项光荣从中插了一杠子，于是为情所伤的朱永就上演了这么一出戏。

这时，正坐在前排陪着市长郑重的公安局长田明亮招手唤刘跃进过去。郑重问走过来的刘跃进：“有没有应急措施？”

刘跃进答道：“我让人去喊灯光师了，试试吧！”

郑重一听他说试一试，紧张了，看着田明亮道：“老田，这不是试的事情！”

灯光师来了，刘跃进快步迎了上去。

田明亮安慰郑重：“郑市长您放心，这小子有办法，从不打无把握之仗。”

台上的朱永显然不耐烦了。他从腰里抽出遥控器，举起来喊道：“快把项光荣叫来，我给你们十分钟的时间，不然咱们就同归于尽！我当过工兵，是爆破能手，炸这破剧院是小菜一碟！”

刘跃进纵身跃上了舞台。

“别过来！你给我下去！”朱永摇着遥控器吼。

刘跃进以轻松从容的语调道：“朱永，我是个戏迷，你是我的偶像呢！真舍得把你这一百多斤撂了？我可不忍心呀！”他边说边往前移动脚步。

“少废话！你再往前走，我可要摁了！”朱永警告。

刘跃进问道：“你爱梅玲吗？”

朱永眼一翻：“屁话，不爱她我吃饱了撑的玩炸药！你别再往前走了啊！”

“这就对了。”刘跃进又往前蹭了一步，“你既然爱她，就不该干这种事，难道你忍心让她血肉横飞？”

“站那儿别动！”朱永盯着刘跃进的腿，“你少给我上思想课，一句话，把姓项的找来！”

“朱永，你想过没有，也许这是误会。像梅玲这样的名角，人长得漂亮戏又好，崇拜者肯定不少。”刘跃进见朱永听进去了，又悄悄往前跨了一步，“别说项光荣，我一天不听她的戏都睡不安生，有人追她，你应当感到骄傲嘛！”

“不对！”朱永一声大叫，“项光荣搂着她亲嘴，是我亲眼看到的，我非炸了这对狗男女不可！”说着把遥控器举得更高了。

突然，台顶台侧，台上台下，所有的镭射灯都齐刷刷地聚到了朱永脸上。朱永猝不及防，登时慌了神，摇头晃脑，看得出是晕了。

刘跃进电石火花般疾速拔出枪来，臂扬枪响，正中朱永举着遥控器的手腕。朱永“噉”地一声怪叫，遥控器脱手落在舞台上。刘跃进揉身上前，扬起手枪朝朱永的太阳穴猛击，朱永摇摇摆摆转了

几个圈儿，“扑通”摔倒在舞台中央。

梅玲像脱离虎口的兔子般，钻到刘跃进的怀里，顿时感到了他宽厚胸膛的安全和温暖，不由得感激地仰脸凝视着他，眼角噙着晶莹的泪滴，黑白分明的瞳仁里波光闪动。刘跃进感到一阵慌乱……

第 一 章

1

首都政法学院的礼堂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模拟法庭对抗赛。主控方是中国法律大学，主控人是位年轻漂亮的女生，她叫郑莉，穿上检察官服，愈显端庄大方。主辩方便是东道主了，主辩人名叫乔小龙，瘦削的身躯，瘦削的脸庞，人很一般，在男人里算不得出众，但那双眼睛却颇不一般，明亮有神，炯炯如电，温顺时似春阳融融，冷峻时透人骨髓。

裁判开始抽题。题目是由双方各出五题，抽到哪一个也就算哪一个了。裁判抽出题后，读道：“七十年代末的冬季，红卫兵吴某、刘某、孔某等押着走资派副市长和副镇长游街，经过一条结着厚冰的小河时，孔某喊口号脚下用力过度，冰层裂开。小将们撒腿往岸上跑，由于奔跑使冰缝扩大，走在前面的吴某手里牵着拴副镇长的绳子，直往冰缝里滑去，副镇长抖动手腕，将瘦小的吴某凌空拎起，甩到河边，在惯性的作用下，副镇长和副市长双双滑入冰河。吴某见状，返身用红缨枪将副市长救出，而身高体重的副镇长却溺水而亡。如果此事件是现在发生的，该如何审理。”

主控人郑莉站了起来，开始发言：“此案案情清晰，吴某等负

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应以过失伤害罪提起公诉。”

乔小龙辩护道：“吴某等的过失事实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毕竟有自然的不可抗拒性，况且吴某采取了救人的措施，将副市长救了上来，有将功补过的因素，定罪显然不合适。”

辩论进行得十分激烈，郑莉以精辟的法律知识作为依据，振振有词。乔小龙以充沛的感情将情和义当作盾牌，左遮右挡。他们的发言不时博得同学们的阵阵掌声。

.....

夕阳将校园的草坪镀成了金黄。结束了对抗赛的乔小龙和郑莉挽着手在草地上漫步。原来他们不仅是淮海同乡，而且是相恋了几年的情侣。

“你刚才那样子挺可怕，以后我还真得防着你点儿。”乔小龙不无调侃地说笑，“这二把手我是无论如何不当的。”

“三把手！”郑莉说着脸不由红了红，“哎，小龙，我从来没见你在模拟法庭上这么动过感情，后来我都快要流眼泪了。你今天怎么了？”

“其实这道题是我报上去的，偏偏就被抽上了。”乔小龙露出了秘密。

“啊？难怪你辩护这么熟练，连个顿都不打。”郑莉嘟起了嘴，“最后判你胜，这对我不公平！”

乔小龙知道郑莉是在假装生气，是想换一个吻，就俯下身，在她脸上很响亮地亲了一下，然后道：“我之所以动情，并不仅仅是因为我出的题，而是因为曾经真的发生过。你对这件事真的一无所知？”

郑莉道：“有些耳熟，可一时想不起来。”

乔小龙停住脚步，注视着她说：“那个副市长就是你爸爸，副镇长是我父亲！”

郑莉惊叫一声：“你这么一说我倒有点印象了，小时候好像听

爸爸讲过。那吴某肯定就是你的吴淮生大哥了！”

乔小龙点点头：“是的。刘某是淮海市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刘跃进，孔某是淮海煤炭指挥部副指挥孔令军的少爷孔勇敢。”

郑莉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乔小龙为何会如此动情地辩护。

这时，中国法律大学的领队在喊郑莉上回校的班车。郑莉答应一声，然后对乔小龙道：“明天上午9点，我在北海公园门口等你，咱们该谈谈毕业的事了。”说罢，撒腿跑向不远处的大巴。

乔小龙向她挥着手。

2

又不大不小地吵了一架。当身为淮海市刑警队副队长的刘跃进忍无可忍地将妻子梅玲推倒在沙发上赶到唐河桥时，技侦人员已勘查完现场，法医也结束了对几位受伤司机的伤情鉴定。桥上桥下停卧着十几辆运送煤泥的卡车：有的被扎破了轮胎，有的被扯掉了输油管，甚至有的被砸破了挡风玻璃卸去了方向盘。刘跃进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很快便有了结论：并非抢劫，显而易见是对着一龙煤炭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来的，也可以说是对着吴淮生来的。

于是刘跃进便想起了二十多年前那个肃杀的冬日：他和吴淮生扔掉红缨枪，迎着呼啸的寒风跌跌撞撞跑回唐河镇报信。推开乔家的房门，只见孙凤珍正领着未满周岁的儿子小龙对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背语录。吴淮生哀哀地喊了声“婶子”，便扑通跪倒在她面前，“呜呜”地哭开了……吴淮生自此之后便没再上学，带着深深的忏悔照料凤珍妈妈和小龙弟弟，在那段人所共知的艰苦岁月里，他拣煤渣拾破烂，供养小龙上学——小学、中学直至大学。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时，淮海市被国家勘定为全国最大的煤田，随着开采的不断现代化，淮海遂成为闻名遐迩的煤都，而唐河镇位于煤田的中心，

可以说是得天独厚。不久乔一龙、郑重平反昭雪，乔一龙摘去了“自绝于人民”的罪名，郑重也官复原职，并很快升任市委副书记，凤珍也被安排担任了唐河镇妇联主任。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公司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在孙凤珍的竭力劝说下，吴淮生办起了公司，并起名为一龙煤炭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大浪淘沙，经过激烈的竞争，淮海市只剩下两家颇具实力的公司：有乔家威望庇护和孙凤珍竭力支持的一龙公司，另一个便是淮海煤炭指挥部副指挥孔令军的儿子孔勇敢的创世纪煤炭发展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呈鼎足之势，展开了一场势均力敌的龙虎斗。这场毁车伤人事件会不会又是孔勇敢的挑衅？最近一段时间，有几起暴力案件都与他有关系，显示他与黑道有着紧密的来往。这些不能不让身为刑警队副队长的他甚为焦虑。因为孔勇敢和吴淮生一样都是他的发小、同学。他不愿他们为了几个钱争得你死我活，最后弄得形同仇敌，两败俱伤。他更怕看到他或是他走向法律的对立面，失足成为罪人。看情形，他必须找孔勇敢好好谈谈了，当然还有吴淮生……

刘跃进正在想着，一辆暗蓝色桑塔纳直冲着他疾驶而来。他大吃一惊，跳到路边。桑塔纳车在他身边发出一声尖啸，抖了抖身子停住了。他刚要敞开喉咙训斥，一位浓眉大眼、面色黧黑、矮矮胖胖的汉子从车里跳了出来，嘴里嚷着：“妈的！这生意没法做了！没法做了！”刘跃进一看是吴淮生，冒到喉咙口的火只得压了回去，用眼翻了翻他，道：“你这屁话在我面前说几十遍了，也没见你关公司的门，瞎咋呼个啥！”

吴淮生在刘跃进面前站住脚，咧开嘴苦笑笑说：“跃进，这回不会是瞎咋呼了，如果还不处理，我只能关门。”他指了指在路边东倒西歪的一溜卡车，“这些车的维修费我就不说了。我刚从医院过来，一个司机被打断了脊骨，医生讲，他可能这辈子都站不起来了。另一个司机更惨，脾和肺全破了，抢救过来的希望极小。他们的医疗费我也不说了，只是这以后……”

“有这么严重？”刘跃进的脸上登时严峻起来，忙吩咐旁边的法医赶紧去医院再做一次伤情鉴定，然后转过脸盯着吴淮生道：“你放心，这次我会全力以赴，与前几起骚扰你们公司的恶性事件并案侦处，希望你能配合，有什么线索及时提供给我。可以吗？”

吴淮生点点头，似乎仍有些放心不下，轻声道：“事情的起因你应该清楚，是谁这样心黑手辣，想必你比我还要明白。把案子一查到底，惩办肇事者，我并不怀疑你的决心和能力，只是……”他说到这儿顿了顿，想寻找更适合表达自己意思，又不刺激老同学的言语。但好半天也没琢磨出来，只得随口说，“你有个漂亮的老婆，热乎乎的家，也许这些案件的主谋并非一般之人呢！”

刘跃进很清楚吴淮生生活中所包含的意思，心里便很不舒服，尤其是他后面的话，更让他颇感恼火，于是气呼呼地道：“我老婆是很漂亮，黄梅剧团的名旦嘛！家里也很温暖，已经到了燃烧的程度！只是我不明白，这跟我办案有什么关系？案件的主谋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我不敢认定是谁。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淮生，就是你犯了罪，我也照抓不误！”

吴淮生被刘跃进的一顿抢白弄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正要解释几句，刘跃进已跳上了身后的警车，拉响警笛，向医院的方向疾驰而去。

3

首都政法学院坐落在北京东郊。由于远离市区，便少了几分嘈杂多了几分僻静，尤其是到了周末，更是显得冷清寂寥。

乔小龙一大早就从床上爬了起来，三两下刷了牙，用冷水胡乱抹了把脸，跟同寝室的同学打了声招呼，便慢慢踱出了校门。门旁的几个早点小吃摊摊主一齐向他招手吆喝。于是他在第一个摊位买

了根油条，在第二个摊位要了个烧饼，然后坐在了最后一个摊位上，让摊主给盛了碗小米稀饭。乔小龙吃完早点，起身往对面的公共汽车停靠站走，后边传来一位摊主的感慨声：“到底是学法律的，吃个早点跟别人都不一样，人家讲究的是个公平……”乔小龙一听乐了。这在法律高等学府门前卖早点的也懂得用法律剖析日常小问题了。说实在的，他还真没有这样的意思，只不过是根据自己的口味来了个优化组合。到了停靠站，中巴车司机和出租车司机又争起了生意：一个说坐我的车吧，给你打折；另一个一跺脚说坐我的十块只收你八块。他不禁又乐了，心想还是市场经济好，有竞争才有消费者的实惠。权衡再三，他还是决定奢侈一把上了出租车，一来是已经完成了毕业论文心情颇佳，另外也让市长千金对自己刮目相看一回。

一路无话。出租车的滋味是比中巴强多了，早间新闻没听完，就比往常提早一半时间到了约会地点北海公园南大门门口。

乔小龙认为郑莉不会来这么早，下了车就往旁边的音像店跑。最近他迷上了交响乐，只要有机会，就要“淘洗”一番。

“乔小虫！”一个尖细的嗓子在喊。

乔小龙回头望去，见是郑莉，正在公园门旁踮着脚尖向他挥手。因为他长得瘦，一米八的个子只有60公斤，走路时身子弓着头伸着，像个直立的长虫，所以郑莉把“龙”换成了“虫”。

郑莉挽着乔小龙步进公园，柔柔地瞥了他一眼说：“你今天挺‘派’，坐上出租车了，是不是你那位吴淮生大哥给你汇了巨款？”

“我傍上了我们学校对面饺子馆的女老板。”乔小龙故作神秘的样子俯在郑莉耳边悄声道。

“吃上软饭了？”郑莉用手拨开他的头，“你们俩倒还真挺般配的。她有二百公斤吧？”

“夸张了！”乔小龙扭扭长脖子，“她的体重只有一百八十公斤！”